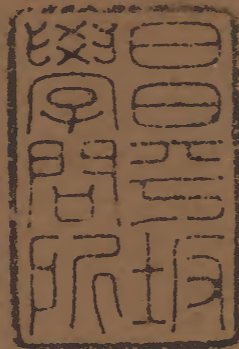


古文載道編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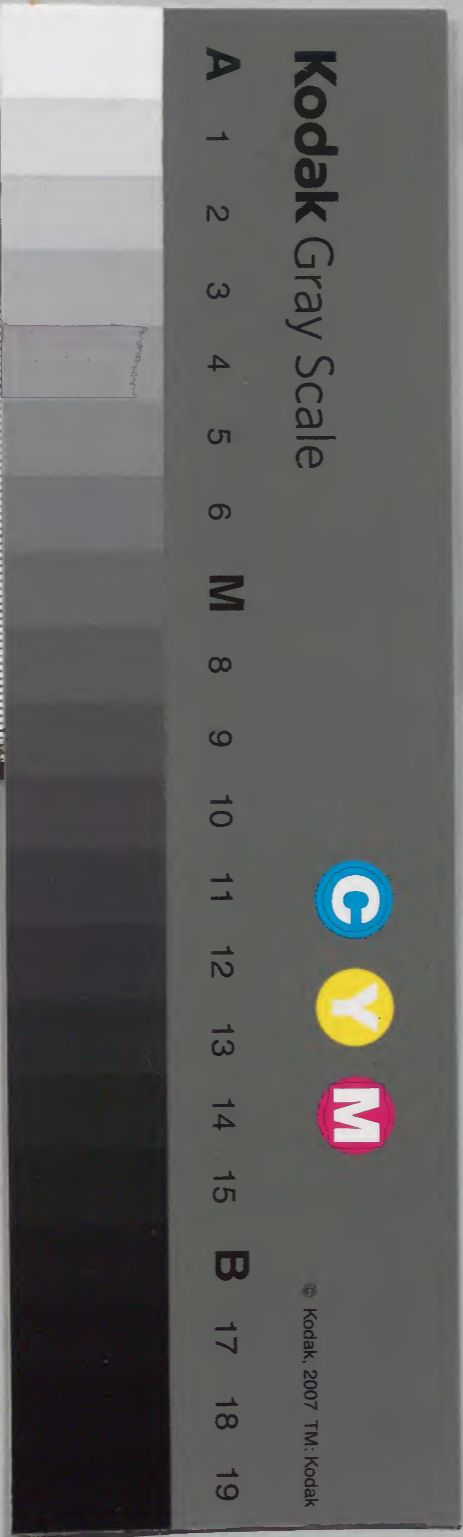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四	三	九
一	〇	五	函
一	四	二	冊
類	號	架	冊

內閣文庫			
九	四	三	九
函	一	〇	五
八	四	二	冊
架	冊	號	類

理學全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23)		
函號	299	47	



付大兒茂蘭

淺 周順昌庫

四月朔日渡江一路風光儘覺自在自郵夫販客婦女兒
童無不攀車垂涕者卽焦頭爛額輩如狼如虎亦皆感恩
而泣不知何以得衆心如此乃知忠信篤敬之果可行於
一等好人方不負我之教平居當閉門靜守務使戶庭之
內肅若朝典至切如此世界更須萬分謹慎也

忠介公無辜被禍衆心共憤至婦孺走卒無不流涕可
見公道自在人心而公處之泰如真所謂素患難行乎
患難者也至其垂危惟戒子作好人視范滂不相去遠

甚哉今讀遺書猶令人感慨况當日親見公之行誼者
耶然而公自不死矣

與李漕撫修吾

顧憲成

近頗有所聞殊爲足下危之君子盡其在我而已事變之
來本不當一一預計然而在我者實未易盡也竊見足下
任事太勇忤時太深疾惡太嚴行法太果分別太明兼之
轄及七省酬應太煩延接太泛而又信心太過口語太直
禮貌太簡形迹太略固知前後左右在在俱有伏戎亦恐
頻笑與居種種可爲罪案簡點消融得不加之意乎先正
云真正英雄必從戰戰兢兢中來業爲足下屢誦之矣此
今日端本澄源第一義此所謂盡其在我者也珍重珍重
任事太勇以下弊凡十一皆不可有犯此惟端本澄源

自足以揅之否則鑿其弊而或至畏首畏尾與世浮沉
非士君子自立之道也

答葉臺山

高攀龍

攀龍迂鄙無似少讀孔孟之書程朱之訓退而體之日用
彝倫之間恨稟賦庸下愈鞭策愈蹇躓不前故覺聖賢之
言愈淺近愈精深蓋一字一句有終身用之不盡者乃欲
舍是而更求異端之說直當面蹉過矣故嘗妄意以爲今
日之學寧守先儒之說拘拘爲尋行數墨而不敢談元說
妙自陷于不知之妄作寧稟前哲之矩矱爲鄉黨自好
而不敢談圓說通自陷于無忌憚之中庸積之之久倘習
心變革德性堅凝自當恍然知大道之果不離日用常行
而步步蹈實地與對塔說相輪者遠矣鄙見如此所謂學

究頭巾語也門下關邪衛正之意真矣至矣而所取如龍者則非其人然願以此折節下士之誠廣求海內必有以副門下之意者使此意引而伸之浸昌浸明來復有日矣於居敬窮理上欠闕工夫所以談空妙說圓通件件支吾梁溪謂寧守先儒而拘拘行墨寧稟前哲而經經自好積之既久乃可德性堅凝其所見遠矣否則離日用常行之道當面蹉過真程子所訶對塔說相輪朱子所謂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捕風繫影者也

寄同志諸友丈

張舜典

此學問是性命一大事古今一大事人生一大事除此則無理可談無事可行矣雖平易而實精微雖淺近而實神妙雖有爲有思而實無聲無臭未嘗不貴節介而節介猶其粗未嘗不貴事功而事功猶其末未嘗不貴文辭而文辭猶其跡須要如舜之由仁義行非行仁義須要如文王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須要如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少帶知見少着情識少有做作卽屬滲漏何以爲率性之道故必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然後爲至也若叅禪靜坐而可以爲道則馬祖伯丈輩卽可以紹孔孟若飾行廉

潔而可以爲道則黃憲范丹輩卽可以續洙泗有不待濂
洛諸儒始爲之研窮也此事自有真命脈真消息真宗旨
惟在人之自悟自修自證何如耳僕雖淺陋粗略未造其
極然每每隨事隨念思之則知其必如是也望諸公深造
自得齋戒以神明其德以致美大聖神之域無徒爲鄉黨
自好之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諸公獨不可爲豪傑
乎何時相聚得講一番更快也如肯遊嵩少當懸榻以待
之迂言蔓蕪希相諒於楮墨之外

節介事功文辭此天資高者猶能勉爲之至於爲道則
非深於學問未有不流爲叅禪靜坐飾行廉潔者故卽
本可以該末由末不可以信本茲篇得之矣

答靈臺楊心吾

張舜典

聖學切要肯綮之處無過知微慎獨其中精義有不容言
 要在深信深造方得其妙非區區俗儒口耳之談惜我輩
 年長又不能常相聚會研窮此義虛過時光殊為耿耿
 白雲許氏曰中庸首章自內說至外故先言戒懼而後
 言慎獨末章自外說至內故先言慎獨而後言戒懼獨
 初發之際不睹不聞未發之先也學者慎獨久而熟方
 能戒懼於不睹不聞內外工夫固當齊脩並舉然難易
 淺深亦不得不有先後之序觀此便是切要精義深信
 深造從此中得力也若但曰主靜只管閉門趺坐豈不

悞人

答耿逸菴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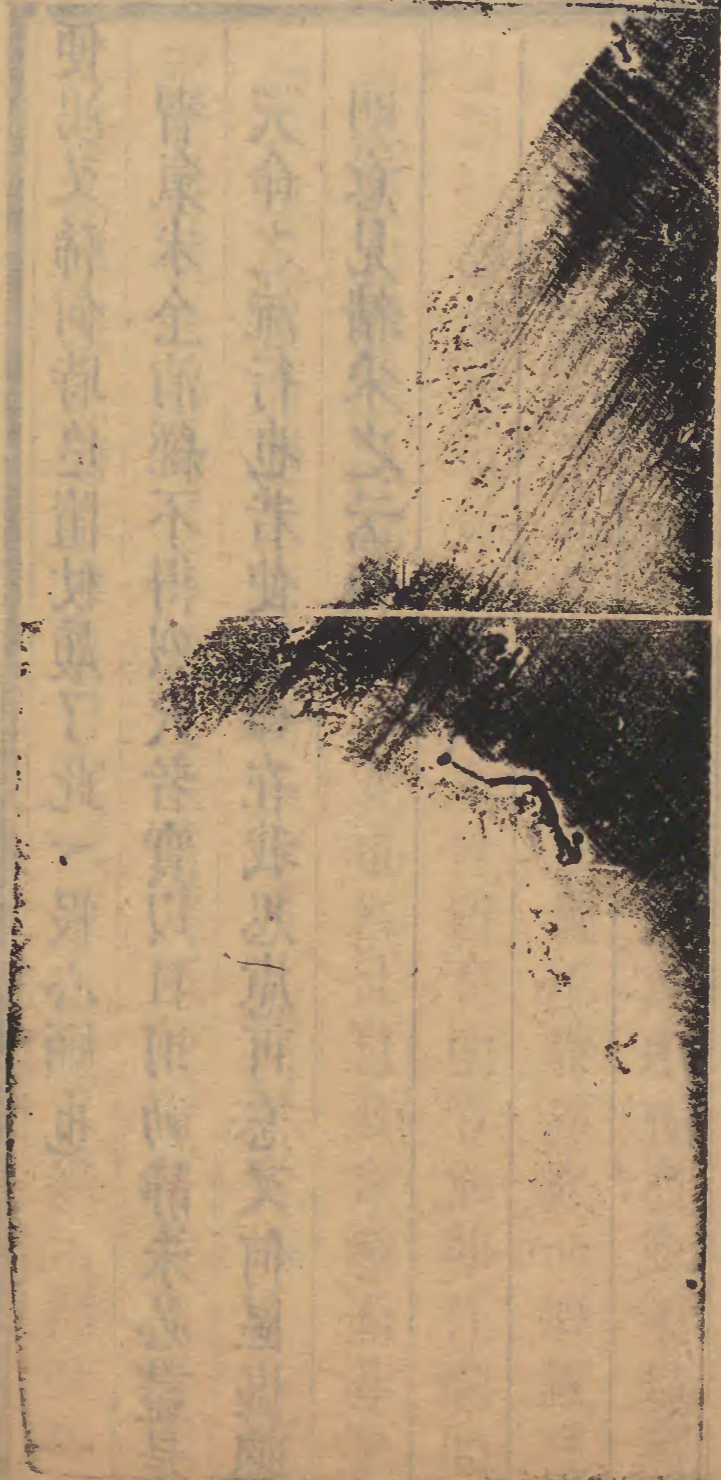
湯斌

前歲得讀爲學六則平正精實次序分明已勒之座右矣
去春復拜手教兼惠佳詠彼時卽銳意束裝欲尋嵩少之
約偶以事阻未幾任修誌之役入秋臥病兼旬惟切馳仰
耳來札似有惠顧之意同人無不踴躍睢渙間得借大賢
過化何其幸也佇望佇望承教道本中庸作不得一些聰
明執不得一些意見逞不得一些精采三語最爲精當某
謂人生一落軀殼便有氣質自有知識以來各就氣質偏
重處積染成習未易脫離必須消磨不使乘機潛發本性
得以用事方可言學然習氣根株已深力量最大發不及

覺覺不及持夾襍隱伏消磨實非容易方自以爲剛毅也而中藏客氣自以爲密察也而實多粘纏與人似恭敬也而陪奉世情之意常多論事似持平也而依阿不斷之意時有利心卽不動矣而名心未必全消邀福之念不生矣而歿壽未能不貳凡此皆非真金經不得烈火一煅誠使日用動靜盡是天命流行則本性自有明覺而非作聰明也本性自有正見而非執意見也本性自有光輝而非逞精采也先生有過人志行過人力量其所夙夜仰止者不能時時就正爲歉然耳張仲老嵩譚錄便中付岳生錄示爲感家累衆多婚嫁未畢田薄賦重追呼日迫出門旣難

便鴻又稀何時追隨杖履了此一畧心願也

習氣未全消經不得烈火者實以日用動靜未必盡是天命之流行也若使天命在我思慮可忘又何區區聰明意見精采之云哉



答耿逸菴書

湯斌

劉生至得接手翰如侍函座某前札請教中多率易之言
 所云日用動靜盡是天命流行工夫純熟後當是如此明
 得盡渣滓都渾化談何容易我輩只是懲忿窒慾遷善改
 過是切實用功處時時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便是學問
 進益處此心不可令昏散亦不可躁迫如養鷹如馴雉只
 要耐心久之上臂歸庭自有日也承教未去窮理便說涵
 養却涵養箇甚的具見體認之精某思窮理工夫亦未易
 盡必待窮理盡後方用涵養何時是涵養時窮理非空空
 窮理程子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

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匪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又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又曰敬以直內是涵養事如此則涵養二字亦分不得在窮理前後今人把涵養二字看得空了故易流於虛寂窮理是零碎積累的工夫涵養是主宰本原的工夫固自無容等待無容分析也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二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固未嘗截然分先後也惟先生再詳示之

思索義理涵養本原自是交致互發工夫故程朱皆對舉之以見二者之不可偏廢也篇中稱引極為詳核無一語不精當

答姚岳生書

湯斌

一別數易星霜懷思殊深生自前歲奉 召匆匆北上自
揣疎庸不足仰副盛典不謂濫竽侍從史局重大編摩難
就入春以來手不停筆衰病侵尋支綴不易卷帙浩繁載
籍缺畧幸同事人多交相策勵大約明歲春夏草稿報竣
或可乞身耳耿先生力任斯道河洛正傳爲之大振不禁
神往足下朝夕請益當有心得此道不在多言惟時時刻
刻將先聖先賢言語反覆尋繹一一體會上身來久久得
一貫通處是真主腦先聖先賢無閒言語句句是要義只
被千百年來皮膚訓詁埋沒令聖賢垂世立教字字從誠

意中發出來的都晦昧不得顯現亦散漫不得歸一所以學者靠不得書冊却離不得書冊離不得師友亦靠不得師友惟得之難此理斯爲我有故聖人循循善誘也觀夫子之告曾子與告子貢一貫者可識其旨矣

此道不在多言道固一耳然一番理會一番新道之晦昧散漫未可咎言也但云惟得之難此理始爲我有斯言誠當

復湯潛菴先生書

陸隴其

前因奉謝台教偶及薛胡王陳之辨非能尊之抑之也不過述前人之成論以求指示過蒙獎譽殊深顏汗至來札以國典爲嫌鄙意王陳之崇祀不過明季一時之制原未可爲萬世定論正賴儒者討講以備禮官之採擇非所謂矛盾也往者苟况楊雄之徒皆嘗濫入兩廡俱賴諸儒議論得以改正我輩未有議論之任雖不可過爲激論涉於橫議豈可便置而弗問耶來札又云此種學問或亦足救泥章句耽支離者之萬一此又有說欲救章句支離之失莫如理會朱子居敬窮理之學內外本末交相培養自無

一病若欲以王陳救之恐章句支離之弊未去而虛無放蕩之病先成爲害非細且卽欲取其所長亦非盡發其病痛不可譬如附子大黃自非法製豈可入藥不識先生以爲何如尊刻謹拜登受辛書在絳州者并祈留神承諭欲借先儒諸集惟蔡虛齋賀克恭集在南中曾見之此間無有曹月川亦止見夜行燭等七種其餘諸集皆嘗訪求而未得匆匆草復拙刻二種附正統希垂照不旣重訂垂棘并二續三續俱已奉教尚未見初續一編希并惠賜以成全璧再懇

欲救章句支離詞章訓詁之失者舍程朱更無可下手

處彼參苓歸朮調劑不宜尚難療疾况未經法製之附子大黃其爲悞人豈小哉

與李枚吉壻

陸隴其

在吳門遇來使知吾壻欲接近例愚竊以爲不可朝廷設科取士三年一舉此正典也方正之士莫不由之而進今科之設不過爲急於功名者使之稍助軍需亦得一體進取原非所以待豪傑也吾壻英年有志前程遠大苟發憤力學將來鳳翥鵬翔何可限量柰何不以豪傑自待而甘心出於此耶且就吾壻今日所處又有大不可者禮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降期然服雖降而一切食稻衣錦之事必有不妥於心者蓋可降者服不可降者心也故考試之事但當與歲考不當與科舉秉禮之士莫不皆然今吾

壻期年雖滿而心喪未畢儼然與應舉之士角逐於文場可乎不可乎况功名遲速有命難易亦無一定苟命應得雖在千萬人中自當脫穎而出如其不然卽兩人相較亦有得失况十五人而中一人安在其必得耶卽功名未必得而徒冒不韙竊爲高明不取也相愛之深不覺盡言惟吾壻熟籌之幸勿以吾言爲迂愚交盤尚未完局秋涼當歸草勒不悉

朱子謂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處稼書之規切李君此意也夫

與席生漢翼漢廷

陸隴其

科場一時未能得手此不足病因此能奮發自勵焉知將來不冠多士但患學不足不患無際遇也月下用工不比場前要多作文須以看書爲急每日應讀四書一二章潛心玩味不可一字放過先將白文自理會一番次看本註次看大全次看蒙引次看存疑次看淺說如此做工夫一部四書旣明讀他書便勢如破竹時文不必多讀而自會做至于諸經皆學者所當用力今人只專守一經而于他經則視爲沒要緊此學問所以日陋今賢昆仲當立一志必欲盡通諸經自本經而外未讀者宜漸讀已讀者當溫

習講究諸經盡通方成得一箇學者然此猶只是致知之
事聖賢之學不貴能知而貴能行須將小學一書逐句在
自己身上省察日間動靜能與此合否少有不合便須愧
耻不可以俗人自待在長安中尤不宜輕易出門恐外邊
習氣不好不知不覺被其引誘也胸中能浸灌于聖賢之
道則引誘不動矣切望切望尊公先生不及另札祈一致
意

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又曰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書
是做人底樣子稼書先生平居所學全得力於朱子故
其教學者用功處有條有理精當不易乃如此

答席生漢翼漢廷

陸隴其

讀近作甚快雖間有出入然大體都在範圍中熟之而已
無他法也所望者要將聖賢道理身體力行不要似世俗
只作空言耳偶得呂晚村所刊小學近思錄附來使奉閱
此二書最切于學者小學不止是教童子之書人生自少
至老不可須臾離故許魯齋終身敬之如神明近思錄乃
朱子聚周程張四先生之要語爲學者指南一部性理精
華皆在于此時時玩味此二書人品學問自然不同外六
論集解係此間新刊雖爲愚民而設然暇時一覽亦甚有
益相去遼遠時切依依但賢昆仲能以聖賢自期待便如

終日覲面也

許魯齋嘗謂小學近思錄爲入聖之基故士希賢賢希聖此二書最是下手着力處若果能於此默識心融坦然由之日用行習無少間斷吾知周程張朱五夫子所爲耳提面命於一堂者卽此而在矣愚邇日輯小學集解近思錄集解又彙纂朱子全書另爲續近思錄集解并彙纂宋元明諸儒書另爲廣近思錄將以質之同志焉

示大兒定徵

陸隴其

我雖在京深以汝讀書爲念非欲汝讀書取富貴實欲汝讀書明白聖賢道理免爲流俗之人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之書句句體貼到自已身上來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讀書人若不將自身上理會則讀書自讀書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曾讀書的人讀書必以精熟爲貴我前見汝讀詩經禮記皆不能成誦聖賢經傳與濫時文不同豈可如此草草讀過此皆欲速而不精之故欲速是讀書第一大病工夫只是綿密不間斷不在速也能不間斷則一日所讀雖不多日積月累自然充足若刻刻欲

速則刻刻做潦草工夫此終身不能成功之道也方做舉業雖不能不看時文然時文只當將數十篇看其規矩格式不必將十分全力盡用於此若讀經讀古文此是根本工夫根本有得則時文亦自然長進千言萬語總之讀書要將聖賢有用之書爲本而勿但知有時文要循序漸進而勿欲速要體貼到自身上而勿徒視爲取功名之具能念吾言雖隔三千里猶對面也慎毋忽之

志道德不志溫飽便能理會到自身上而希賢希聖不難矣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游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是故善讀聖賢之書勿但知有時文勿存欲速之心勿徒視爲取功名之具惟若杜元凱所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

復王大周

施閏章

僕嘗謂道之在人猶水之在地不掘地則泉出不講學則道不明待罪君子之鄉不敢忘聖賢之教自鑄鑄人交相黽勉非敢自謂有毫髮得也拘牽塵務汨沒簿書此意始為都盡冉冉老至修名不立嘗攬鏡顧形懼然久之足下執禮過恭若有所求於僕而惟恐不得者將無用世法許我耶抑采其華而忘責其實耶人少不知學長困於制舉業非其學壯而宦游則不得學是終其身廢學也有魁杰者於不得學之時懷不敢息肩之志其儻焉不可以終日惟不及人是懼者斯其所以大過人者也

少困於制舉壯紛於游宦將終身未嘗學也嗚乎今人大抵然矣憶辛酉受知門墻晉謁之下吾師諄諄以講學明道立身行己無荒於嬉無毀於隨爲諭予受之不敢忘三十年中恪遵師訓凜凜自持雖薄宦四方未嘗輟業蓋警效猶在耳也今讀遺書未免木壞山頽之感謹登片羽以爲後學津梁

與陳言夏論動靜書

陸世儀

前夕與三兄論道各言所得聽者忘疲坐者忘倦較前三月朔之會殊覺不同日來靜處書齋頗有自得之樂因思吾兄所慮殆字未去此病在認動靜未真每每離動求靜主人不來盜賊愈熾先儒所云破屋禦寇非虛語也十五日晚再晤吾兄云循弟動靜之說求之覺殆字已去一二又云持咒似與儒理相悖此吾兄學問得力之候所謂悟生於疑者也而言下未能決然是猶在交戰之際則請得再明動靜之說夫動靜非一端也有身之動靜有心之動靜何謂身之動靜作息是也何謂心之動靜心不靜便是

動心不動便是靜不在念起念息上討分曉如一念未起此今人之所謂靜也而或茫無所着恍忽飄蕩入於空冥或着於一處如司馬君實想個中字此名雖爲靜其實是動一念既起此今人之所謂動也而不逆不億湛然先覺出應萬變因物付物行所無事此名雖爲動其實是靜故凡民之身有動有靜凡民之心有動無靜君子之身有動有靜君子之心有靜無動此處煞有分曉不可混混放過前夕弟主卽動求靜之說吾兄必至靜中求靜夫吾兄之所謂靜者將在身乎將在心乎將以身之靜求心之靜乎將以心之靜求心之靜乎如以身之靜求心之靜則是身

動心便不靜了如以心之靜求心之靜則靜矣如何求只求便是不靜看來都無是處故中庸說已發未發是指出路頭與學者認着不是截然把作兩段說戒慎恐懼亦是指出常惺惺法與學者此心作主不是要學者於未發中煞守定個未發模樣來宋儒羅豫章所學得伊洛之正常教人靜中看未發氣象李延平亦教學者靜坐澄心體認天理此二先生之言固無可議然予謂靜坐二字終是有弊工夫到後或者不妨初學如此未有不流於禪者且如孔子就一坐字觀之席不正不坐此其常也次之可想溫威恭一節至於燕居則申申夭夭行住坐臥渾是天理靜

固靜動亦靜何嘗打疊工夫做了動一邊又做靜一邊如今世道學乖眉趺坐者且弟於靜坐二字固嘗歷試之矣初學禪持咒次學內養守規中次學理學想未發景象與司馬君實中字暗合其始亦甚殆其後漸進似安然終無所得及至讀論語以思無益節乃知從前工夫大都非是夫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豈非所謂靜坐者乎其爲精勤不息當更甚于今之叅禪打坐者矣而孔子以爲無益此非孔子思之而不得必有卽得之而孔子不爲者然則孔子思之以爲無益而吾人必以爲有益其亦悞矣吾兄試思靜坐時能不食不寢乎終日終夜乎卽不食不寢終

日終夜能勝於孔子而得益乎不能也旣知其不能旣知其無益而持疑兩端終不能決何爲也孔子曰以思無益不如學又曰思而不學則殆吾兄旣慮殆字奈何不講學字故弟以爲靜中求靜不若卽動求靜卽動求靜是學之說也要知此身動靜無常此心不可一刻不靜靜者安乎理之謂也未發安此天理旣發安此天理無事安此天理有事安此天理久久純然天理爛然雖千變萬化總名爲靜試觀之天天體無爲至靜也而其行健則未嘗不動是知天之靜處正在動處若天離動而求靜則塊然木石矣人離動而求靜又與木石何以異况乎人終不能爲木

石有性命則有心思此自然之理聖人使人閑邪存誠故從之者臻於神化而不覺若邪念正念一槩遏抑使不得伸勢必潰決而起不可復制此殆之所由生也吾兄欲去殆字幸致力於學隨事隨時使此心有主不入恍惚殆字將不求自去不然不學而求去殆字將愈求愈殆終身不復能得靜矣俟一月之後工夫再進弟又將與吾兄言儒佛之辨

靜在心不在身惟平日操存省察心安乎理則靜固靜動亦靜全在讀書用功不是靜坐可得今之講道學者垂眉趺坐大似釋家所爲不過強持此心使之不見可欲其心不亂到得動時依舊不靜矣况人生日用行習多少事理何處得閒工夫大家團團作趺坐法耶直斥其非而以安理爲靜此吾儒正學真傳却被此君一眼覷破

答郁儀臣論學校書

陸世儀

儒治之所以不同於吏治者只爲一起手便不同儒治從教化上做起吏治從刑政上做起秦以前儒治也秦以後吏治也其原本只在學校之興廢而已今夫人有欲爲梓匠輪輿者則其父兄必使之從遊於梓匠輪輿之師學爲方員平直而梓匠輪輿之師亦必儼然執規矩準繩而告之告之以孰爲方孰爲員孰爲平直三年而學就然後離師而遊執器而運則梓匠輪輿沛如也學校亦然欲使之修已治人則必使之學爲修已治人之道若何而爲格致誠正若何而爲修齊治平然後使之居得爲之位杼平昔

之學三代以上之天下所以久安而長治者此道得也自秦廢先王學校之制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後世相沿雖制度代有變更究不出吏治二字則亦行秦之法而已至于三代之制則未有能復之者使天下何由而覩作人之盛哉况於制度之變更則尤有可慨者焉秦制學法令者以吏爲師秦特法令不善耳若法令而善則學而後入政猶孔子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至漢則不然雖有學校而無學校之制聽天下自爲學術而上之人從而舉用之故漢治最雜有用儒治者有用黃老者有用申韓刑名者然漢雖未嘗以學校教人亦未嘗以教法壞天下之

人才也晉唐以後則又不然治天下初未需文章詞賦而教人學作文章詞賦至於學成而售矣則又使之委而棄之而用吾所謂居官之法律是學校之制三代善教秦不善教漢不用教而晉唐則又教壞人才而後用之也嗚呼亦可慨矣然則欲復三代之治非致力學校亦何以哉所以弟向作治通只推原孟子封建井田學校三大旨而尤以學校爲致治之本正與仁兄同意而仁兄思治錄則又準今酌古使末世亦無不可行尤爲近裏着已拭目速成以慰飢渴

所學非其所用所用非其所學人才之不興由于教之

夫其道也蓋自三代而後學校之名存而實廢矣流弊相沿愈趨愈下反其本而圖之非留心世道者不能發此種議論

答玉峰張邑翼馬殿聞陳天侯書

陸世儀

尊札至婁適過蔚村晤確菴淹留數日歸始見之又以俗冗竟遲作答不恭之罪何可恕也酬答所錄皆一時率意之言未堪仰証賢者道兄不鄙而棄之猥蒙見賞更加抄錄自悞悞人過莫可贖如何如何弟放廢之餘棄絕世事獨此求友一念未能去之于懷敝館追隨留連浹日諸道兄真心靜氣合之平日所聞誠吾黨素心之侶此弟所願交而不可必得者也伏承下問以理學諸書何本便于初學應酬文墨之外內功從何入手日課何由不斷三者爲言弟子此道雖求之有年然于自己身心尚茫無所得何

敢以欺友朋獨念良友如諸道兄雖妄肆狂瞽當必在原諒之中者故敢以臆對竊謂語錄二字自宋儒始有此書三代以前無此書易主卜筮卽後世占驗諸書書道政事卽後世史鑑諸書詩著詠歌卽後世詞賦諸書禮記典章卽後世通典會典諸書此非理學書也然不謂之理學之書不可自世教衰息王道不行儒者進不得行其志乃退而自記其問答之辭以爲書如魯論大學中庸孟子此四書者卽理學諸書之祖也四書之中其便于初學者莫如大學故程氏以爲初學入德之門朱子以爲古者大學教人之法千聖千賢無不從此中入手于此有得方可以讀

語錄諸書然則欲求理學書之便于初學者舍大學將安歸耶應酬文墨卽是內功先儒有言其人不雜其言不雜其文不雜則可謂醇儒矣夫爲內功而徒求之語言文字卽爲應酬文墨應酬文墨而能不倍于身心性命卽是內功如必應酬文墨之外別求內功則未免岐而二之也日課斷續亦由心功斷續古人謂敬爲緝熙謂學爲時習蓋必有緝熙之敬而後有時習之學故欲嚴日課先嚴心功敬怠二字此古人治心要法不可不講昔丙子丁丑之間弟輩初有志學道亦慮功夫斷續思爲形格勢禁之法乃擬立考德課業二格每日所爲之事與所讀之書夜必實

書于錄互相考核如是者數年今印板尚存雖涉粗迹亦可爲收攝之一助俟便寄覽邑兄功過格式言簡意盡大勝向日諸刻檢身慎言攝心三者雖分三項其實只身心二字身心二字卽大學工夫也邑兄所志所行已自與古人暗合特未睹其會通處耳弟輩丙丁之前亦與言夏虞九奉行功過繼乃覺其滲漏因改爲格致編工夫一歸大學道兄自茲以往能于大學一再加之意乎夫從前所讀諸書雖通本爛熟未可便謂已讀也意在帖括則書止堪供帖括意在章句則書止堪供章句惟意在身心性命則從來聖賢之精神面目始從故紙中漸出漸見耳率爾奉

答不知所云

理學諸書及內功日課三者皆爲切問而逐件條答不詭不支步步着實至其指點親切處直是自據所得如道家常發人深省

上環川熊相公書

汪璉

紫陽後學汪璉謹再拜上書師相閣下竊觀千古斯文之
 統代必有大人焉爲之主持其所以主持之故則固有天
 存焉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此大人者知天之所以與我之
 故往往不敢屑越達有爲達窮有爲窮進退得喪與道爲
 體期毋負天之所畀焉斯已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尚矣
 春秋之時王者之迹旣息百王禮樂孰刪定之千聖心法
 孰折衷之尼山夫子出而建中和之極金聲玉振啟宇宙
 於長夜木鐸之論封人其知天乎至於戰國異端並起邪
 說橫流於斯時也閑之距之放之息之微我孟子聖學又

幾乎息矣漢承焚坑之餘提三尺劍從馬上而得天下以太牢祭孔子顧出於輕士嫚罵之君試問所以尊崇吾夫子之故而不解也然後吾夫子之道之尊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下及吐隸臧獲無不知之矣卽治亂遞承綿綿延延上下數千百年未墜於地者漢高之爲也愚故嘗謂漢治雜霸不足以繼執中之傳而表章吾道之功實足以開萬古之童蒙噫豈非天哉自是而後董子揭天人之對昌黎奮攘斥之疏精神所注氣魄所及存什一於千百不可謂非空谷之足音也暨乎有宋濂洛諸大儒相繼而起千載不傳之緒如日中天而紫陽夫子集其成析似是之非勘

近理之亂雖其時摧抑詆陷者不少然其敵愈盛其道愈尊說者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知言哉許文正彌縫於雷雨滿盈之會屏展諸儒天下之尊朱子者一如其尊夫子學朱子之學者一如其學夫子文正之力也薛文清公有言文正語默合乎聖人信哉元謝明興太祖之不階尺土猶漢高耳庠序育才科舉取士講學命詞粹然惟夫子之刪定是正朱子之集傳是遵求異於夫子者爲異端求新於朱子者爲邪說煌煌聖謨天也非人也夫何姚江之幟樹天下遂靡然從之乎雖以高子之嚴析摧陷廓清之功固不在朱子下而淪胥以入於虛寂托於不學不慮者

實繁有徒相公閣下以不世之資大懼聖學之榛塞洞視萬古憫惻當世喟然引聖爭天下之惑閑道之錄與衍閔深障隄未流遂使南北同風復歸于正猗歟盛哉所謂一代之大人非耶然璲竊有以窺此日之天心焉閣下以少年登第大拜於未強仕之年其功名可謂極矣發身宏辭之科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文章可謂成矣探性天之原窮生害之委醇一不雜汪洋浩大其所立可謂安且成矣此非璲所敢私言也天下之言也今忽一旦不能有以安乎其位者何也豈曜靈麗天非有蒙汜不足以顯扶桑之照江河行地非有磯衝石齧不足以成澎湃之觀乎雖然

此猶一時之權說而非閣下之定論也揆時度勢則竊謂以閣下之道居廟堂之高或未卽澤被乎寰區處山林之遠翻庶乎有覺於斯民今天下之能崇正學者固不可謂無其人也氣不足以振者有之矣力不足以荷者有之矣語曰珍寶者山林所挾以爲重蛟龍者江海所挾以爲威然則天之居閣下於廟堂孰若處閣下於山林養威重之爲大且遠也昔南軒見朱子諸經解謂乃知閒中得就此業殆天意也伏惟念重遠之所寄察天心之所眷純一不己確乎不拔隱然爲窮崖幽壑中甕牖繩樞之士挾以爲威且重曉然知元老大人之退非衆人之退元老大人之

進益非衆人之進由知命而等而上之時年四十五無止境無
息機開萬世之太平垂之無窮豈不偉哉縱使論道弘化
澤被寰區吾知天心之不以此易彼也此中消息惟相公
自尚之遂也受質菟愚徒以少承家學不甘汨沒一念見
憫於君子去歲敝友畀我以閑道錄一冊讀之莊誦再過
竊自幸千百載有志之士所咨嗟不得遇者當吾身而遇
之是易所稱利見之大人也乃洪子秋士儼然先之以教
扎引爲同心是以不敢避攀援之嫌自外生成謹以平日
所蓄於胸見天心之有在者爲左右進更恃大賢君子以
嘉惠爲心不以爲突如畧其狂而進之讀易質疑一冊贅

以就正尚冀批削俾知指歸洗心以埃不勝悚息屏營之
至遂再頓首

此君於理學嫡派認得逼真毫無游移出入觀所著全
集體認確切知其究心於吾道已久近今得此如見先
儒典型摘取數首以公同好庶見斯道種子草茅中固
大有人在也

上石樵伯師書

汪璉

九月十五夜得讀先生旅櫬哀紀既卒業因仰而嘆曰天
 人之際若是其不誣也非先生祖德於昭孫孝誠格烏能
 若此猗歟休哉抑其中有可疑者既辱先生置遂門墻則
 不敢蓄疑不問矣師之言曰是役也雖由祖德實賴佛恩
 緣是必乞度於大雄氏之慈航愚無知不識所謂佛者何
 人耶慈航者何航耶所謂恩者又何恩耶今夫天吾知其
 能覆我也地吾知其能載我也君吾知其能成我親吾知
 其能生我師吾知其能教我也惟佛也果何恩乎豈覆載
 生成教之外又別有所謂佛恩者乎陽明子云佛者西方

之聖人也既曰西方之聖人則無論其身已死其鬼不靈
卽或其身不死其鬼誠靈亦不過惟彼西方之人是度先
生之祖孫東方之人也東方亦有聖人若果西方之聖人
不死其鬼誠靈則吾東方之聖人身豈獨死鬼豈獨不靈
乎若果東方之聖人身亦不死鬼亦誠靈先生求福求祐
宜莫如東方之近且便矣今夫人有疾痛困苦必呼已之
父母他人亦有父母不聞其呼者何也以吾之父母於吾
爲最關切也若舍已之父已之母不呼而呼他人之父他
人之母人將笑其不類矣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謠也向使
佛可恩人航可度人吾恐已難免非鬼之譏况萬萬無是

理乎先生以不世之資憫大道荒墜發奮乎百世之下欲
明程朱之學以續千聖心法凡世之似是而非者如格致
之分途頓漸之殊門旣爬抉搜剔析微拔本不遺餘力矣
誠恐毫釐之謬千里差譌不容不嚴也夫以似禪者尚恐
爲害而必塞之况身自尊崇誦言奉之哉或曰喪祭大事
俗必事佛先生之言亦不過隨俗云爾非必真意誠信而
崇之也子何求之深歟璉曰非然也使其言出於庸愚者
流烏足輕重先生非蚩蚩者比聲且爲律身且爲度烏可
隨俗草草不自檢點羣趨爲趨者哉立言之間稍一遷就
則學術不正學術不正則爲害無窮聖人知不學之害小

學而不正之害大故於索隱行怪遠人求道與夫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爲之峻墻垣大其聲氣攘之叱之詆之距之不少假借中庸一書孟子七篇凡爲此亂是者作也况與吾儒角立如二氏者哉二氏之道行吾儒之道塞吾儒之道長二氏之道消此昌黎文公所以有火書廬居之言與日月爭光何也明先王之道宜如是其嚴且切也日者與先生舟中扼腕於二氏之橫流先生以二氏儘有人物儘有可觀一語在先生恕以爲心憤吾儒之無人爾然其言不謹嚴有時而滋學者之惑矣善乎高子之言曰善觀聖人之道者觀其學善觀聖人之學者觀其教善觀聖人

人之教者觀其所不言嗚呼若高子者誠哉其善觀聖人矣先生學高子之學者也高子之學學聖人之學者也遂望先生因高子之學以上追程朱而續孔孟之緒先生之仔肩也遂也於甘旨休息之餘復由先生而得以私淑故不敢不以謹嚴二字爲先生進幸畧其狂妄也而察之曷勝悚懼之至遂再頓首

從佛者滔滔皆是矣其親死則爲丐靈於佛而冀其超度焉愚人無識錮蔽相沿不足怪也至士君子亦復爲之又何望闢邪崇正乎篇中詞嚴義正不意韓昌黎而後猶得見此等文於今真所謂空谷足音矣

正言堂

再與芮先生書

汪璲

僕以疎遠野人不欲自外去秋偶寓楓江以舅氏紹為書
通於左右欲附家君以傳不朽冬初歸里庶幾琳瑯之錫
賁我窮涯乎乃以正月元日得拜先生賜札於舅氏郵中
夫以璲之謏陋先生不遺不鄙儼然裁而復之連篇累牘
先生之命璲多矣謝謝抑其中不能無疑敢再申焉先生
之言曰文詞何足以重人璲竊以為過矣李漢之序韓文
曰文者貫道之器也夫道之大原出於天人有同然宜無
所待然必藉文以貫之而况林林總總者乎人各其品品
各其修非文何見堯舜邈矣迄於今愚夫愚婦無不知有

書

堯舜者非二典哉書之二典說者謂爲史臣贊之之辭也堯舜之神以二典傳則堯舜至今猶存矣若夫夷齊之行苟非吾夫子稱之則亦淹沒而莫知之矣烏能聲施後世哉許由巢父其徵也兩漢之人物烜赫奕耀於人耳目者較之晉魏五季爲甚豈古今人不相及乎抑馬班之修辭獨盛也顏淵具體萬古尊之其自見於魯論者僅一二見大槩得之夫子所稱者爲多東漢叔度之賢其行事文采不少槩見後之人徒以諸賢之誦述遽列其品於顏閔間汪洋之度百世而下猶若見之文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此烏在其不足以重人耶先生又曰韓歐集中其不朽者亦

其人自足以不朽耳非韓歐之文能使之不朽也夫使其人無可稱文固不能使之以不朽若其人果足以不朽因韓歐之文膾炙於人之口入於人之心脾其不朽者遂資之以不朽未可知也不然韓歐亦何愛此多事爲乎抑遜之爲此亦不得已之思耳孝經之言孝也始於事親終於事君遜也鄙又生也晚求事君之名未能也惟事親云爾求事親之實又未能也惟有資人之實以傳吾親之實云爾而先生乃謂世無知我者而吾亦有以樂聞修之道固然也然遜人子也居子舍而盡子職其無乃與思貽父母令名之文相戾乎不但已也所貴乎天下士者立於兩間

並天地而爲三當此滔滔不返之日欲登斯世於三五匹夫之權與王公並重舍文辭不爲功鼓舞一世昭示來茲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如必曰愛親之實無待於外之文先生之文又無足以稱述其萬一則非璲之所敢知也伏惟憐璲不得已之思樂與爲善以立言爲責表而章之將見華袞之錫來自雲天謹洗心以俟

春秋之作夫子以一字寓褒貶儒者旣不得位其可以行吾直者言而已况是非可否亦當世得失之林也孰謂可少乎哉但腴詞濫觴千篇一律真有不足重者士君子以言贈人必審其實苟非文中月旦無寧作

皮裏春秋

復鄧龍南

汪璲

六月中旬得手書來自丹闕卽欲馳書奉賀念道由家鄉時庶可少申別欸及七月遂得抵任之報矣伏惟兄以長才遠畧小試牛刀其於游刃恢乎有餘顧地近而途便故鄉賓朋難免其沓至耳交際豐約調適維艱雖然亦求諸已而已矣苟能一塵不挂守身如玉潔已如冰加以惻怛之實篤吾赤誠獲上信友將於是乎在辱教謂操刀欲割何處下手璲也鄙何足以知之然竊觀孔孟與門人論政載在二論七篇中者甚詳且悉一言以蔽之曰愛人故嘗以爲大丈夫出而用世致君澤民兩事致君非相不可相

豈一蹴而登是以其次莫如守與令以其於民彌親也以其膏可朝施而夕暨乎民也昔程夫子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朝夕顧諟而不敢忽者亦主乎愛人而已矣誠充此如傷之懷藹藹太和融融元氣盈滿胸中盎然宇內凡世俗之毀譽利害休戚得失灑然不芥於心以紛吾正念然後綱舉目張次第而布無不從吾生生大德中流出魏莊渠先生有言仕宦而能廟食百世者惟守與令爲然信哉雖然可以百世芳則亦可以百世醜醜與芳之分無他持與縱之間也於戲一念自持千年俎豆豈不偉歟今世吏道多污下者惟知漁利猥瑣恣睢如執券契以收債然

父母之謂何民何以堪兄非爲貧而仕者北堂祿養無虧於外攘乘此年富力强卓然樹立無染俗吏貶古人自期聖天子方飭吏治憲長大僚往往拔自親民之牧將見聲稱洋溢秉銓公論自有所歸膺重任而垂偉烈可計日而俟也僕與兄非一朝之好自愧蠖伏甘於淪落迂拙之志私念苟有所託如身試焉顧矇昧闕觀無足以裨贊於萬一旣辱虛懷下問敬以平昔所聞於師友者爲吾兄祝尋常慶問非所以溷聽也遙企德音無任翹切

又別楮

凡僕所云云聞者必以爲腐儒之迂談徒飾紙上之觀聽

而不切於實用居今之世牽制孔多烏能爲此僕亦嘗思之矣士大夫之品只有清濁兩路清則必一塵不染而後可濁亦必至於極汚而始有獲若謂清無近名濁求遠罪行已在清濁之間則反悞乃事矣蓋大吏之耳目常刻一分之未潔則必指以爲十分少一染指百浣難清誠能澹然無欲秉彝之好人所同得自足以感動其天良一切誅求督責當亦可免若半上落下清旣不足以感人而塞其誅責濁復於己無所獲而浪被惡名豈不誤哉而愚又有進焉大凡以清自潔者類多沾沾自異夫爲我上者旣無所利於我又以我之清形彼之濁不忌且怒者鮮矣爲令

而使居吾上者忌且怒危矣是人也不自咎其自喜自異之所致而顧謂廉吏不可爲也於戲豈真不可爲哉故僕竊欲吾兄猛着精神於公私義利之間直窮到底剖判分明便與一刀截斷不使沾係而於事上之禮容貌辭氣不可不過爲謙讓至於簿書期會尤必過爲勤敏切勿見小利於文移咨啓苟且將就爲胥吏所覷則以後爲其所制者不淺故古人以清慎勤三字爲箴信哉其缺一不可也誠如是彼大吏亦人爾有令如此烏有不敬之愛之不獎飾而旌勸之也哉若僅欲求勝於人人徒浮沉於清濁之間而止則反不若極汚者鷹拏虎攫之爲得也愚之熟思

審處於此者既久故不欲以迂腐自嫌而不爲吾兄告兄
幸細思愚言立破釜沉舟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之志無
爲鄙夫所惑也雖然惟兄爲能受盡言亦惟僕以一日之
雅故敢以此言進不覺娓娓踰幅幸明教之

愛人潔已而更加之以清慎勤此言人人知之俱屬隔
靴抓癢無有如此文之明白正當斟酌盡善者居官者
各宜奉一篇爲金鑑庶供職立品兩得之矣

與高世兄書

汪 璉

肅緘之夕客有自梁谿來者詢及吾兄襄事之盛仰羨仰
羨抑其中有不吝默者以喪禮之猶然雜用也吾輩旣自
命爲聖人之徒於二氏之說嚴而絕之若姦聲亂色之不
可不遠矧夫豫告煌煌精義森嚴烏有一旦輕於違之而
不顧誠知金昆非溺惑者此特以親暱之交責故舊之竊
議不以爲有所愛則以爲有所薄故聊復爾爾以謝交責
之口釋竊議者之疑耳其於金昆繼述之道吾師名迹之
繫吾黨息邪距詖之旨毫釐之差謬以千里者夫固有不
暇顧者矣抑聞之士之特立獨行惟義是比信道篤者尚

古文集通編 卷之八
有一家非之一鄉一國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矣
况乎闢異守正吾黨入門第一義繼志述事金昆慎終第
一關且非之者不過親暱故舊耳未必至於一鄉一國天
下非之也縱使鄉國天下皆非之猶有父命爲尊之詞可
執胡遽爲其所奪遂草草隨俗爲哉吾黨終日所學者何
事所講者何學會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弘矣信哉尤不
可不毅也不特此也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故天下之
人爲吾師所造者固多而負固樹幟與吾黨角敵者亦自
不少耽耽逐逐伺其隙而投之奈何不自檢點授敵幟者
以其資哉今事已成陳迹何必追論所以不避斧鉞激切

言之不自知其言之戇者誠以師門天下之標準也四方
於此乎觀禮一悞矣豈容再悞猶有祥祭大典伏維一本
於禮斷然勿疑任撼者百端而不拔之守確然使天下之
人灼然知向者之過出於仁孝不得已之心而改而不吝
雷厲風行且共仰其遷善之勇伺隙者心折好議者輸服
金昆承先啟後之功豈不偉哉幸毋以其狂且妄也而忽
之

所見不真故所守不定吾儒舉動爲流俗所觀瞻亦卽
爲異端所睥睨不可不慎言言正大光明想見此君心
事

上傅閣老

張貞生

貞作諸生時讀閣下殿試策有云情面化爲肝膽顧盼轉
作擔當竊歎古今策對大廷者雖累千百言未有若斯之
痛切時弊而有闕世道有裨人心何也人未嘗無肝膽也
勢迫之利沮之則無肝膽而有情面人未嘗無擔當也勢
迫之利沮之則無擔當而有顧盼然世遵每降愈下人心
相習成風古人無情面無顧盼祇有肝膽有擔當今人無
肝膽無擔當祇有情面有顧盼而閣下獨於 鼎定開國
之初大廷昌言之時言人所未能言發人所不敢發豈非
世道人心之大幸哉貞固不足語於世道人心之任亦不

古文真寶後集 卷之八
敢言及世道人心之事然讀閣下之策佩服閣下之言仰止願學實非朝夕而不謂鍼芥之投遽爲閣下首拔士閣下以汲引人才爲心原爲 聖朝示網羅之公非爲狄門植桃李之私但思韓昌黎以不獲遇至三上宰相書人或以此短其品貞才如此其拙學如此其淺何幸而獲受知於夫子之門闡事甫竣閣下請假調息蓋屢閱月貞罔敢請謁旣而予假言歸貞亦僅得一謁未悉欲言迄今拜違典型時序復遷孺依之懷曷能自己且讀手諭諄切必欲以第一等人期貞夫士生斯世讀書懷古居恒則曰冀得吾君吾相之知一展所懷來而聖君賢相亦曰冀得一佳

士以裨益當世貞雖匪材敢不夙夜電勉以不負所知不負所誨但貞賦性澹漠貧與病并冰檠自甘難適人情其於情面化爲肝膽顧盼轉作擔當之言益時佩服弗忘貞廬陵人也閣下嶽降山左實廬陵籍也吾鄉前輩心學幾歎荆榛則居今而欲倡明古學開示來茲非閣下其誰況今之世道今之人心情面猶是情面也而以情面化爲肝膽者無有顧盼猶是顧盼也而以顧盼轉作擔當者無有夫以吾自有之肝膽自有之擔當而徒爲勢迫爲利沮使勢卽有可恃而利卽有攸歸也亦士君子所羞道况以吾自有之肝膽化而爲情面以吾自有之擔當轉而爲顧盼

究之勢衰利盡而吾之情面吾之顧盼施者受者統歸烏
有而天下之操斯術者何以卒迷弗悟世道至此夫安得
閣下先知先覺之言爲之醒羣蒙而拯衆溺哉惟期閣下
出山還朝早慰羣望而以當日所陳之殿廷者出而使內
外臣工情面皆化爲肝膽顧盼悉轉作擔當如此則閣下
之大文章卽大功業大功業卽真理學吾鄉之宗風藉以
有主而貞亦得以重沐薰陶聞所未聞則貞幸甚世道人
心幸甚順羽修候直抒欲吐罔識忌諱惟期閣下鑒原焉
勢迫利沮便無肝膽無擔當儒者通患讀此奚啻清夜
晨鐘

答家石耳

張貞生

受任成均毫無所長而來札謂教育天下英才君子三樂
克備有之是何視某太高而視君子三樂何太易孟子言
君子三樂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是樂在天倫仰不愧天
俯不作人是樂在性分得天下英才教育是樂在作人要
之天倫之樂作人之樂可言而性分之樂未易言吾人性
分內檢點稍不清操持稍不到則仰不能無媿俯不能無
忤不能無媿不能無忤則有父母無以對父母有兄弟無
以對兄弟有天下英才無以對天下英才所以孟子下章
接言所樂不存所性不存一曰君子所性再曰君子所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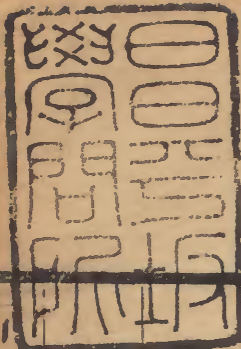
豈非天倫之樂作人之樂必本諸性分之樂而始全而性分之樂誠有未易言者哉如某生平且不問何以對父母何以對兄弟何以對天下英才嗜慾未能淘汰天理未能體認俯仰之間愧怍實多天人之際抱疚彌甚人之患在好爲師來札不加之提誨而遽以三樂歸之無乃失言又來札自云賦性偏執終歲不入城郭當道公祖甚有未識荆者布衣蔬食猶然窮秀才面孔誠如所言某又有以知有道之厚於策勵堅於操持此時居鄉能爲法於鄉他日居官亦必爲重有造於邦家者孔子謂富與貴人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貧與賤人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夫

富貴貧賤何常之有拿不定看不破貧賤自貧賤富貴自富貴拿得定看得破貧賤亦富貴富貴亦貧賤究竟惟可以貧賤之人方是可以富貴之人不可以貧賤之人必非可以富貴之人當其貧賤時無怨於天無尤於人則當其富貴時必能憂民如有疾見客若無官爲百姓惜膏脂爲清夜卻餽遺不是一番寒徹骨那得梅花撲鼻香豈不是惟可以貧賤之人方是可以富貴之人使當貧賤時戚戚於中皇皇於外則當富貴時勢必戕民命飽谿壑固寵營私無所不至夫朝廷設官原以爲民地方有一貪吏則地方受一貪吏之害朝廷有一聚斂則天下受一聚斂之害

古文事類彙編 卷之八
要之爲貪吏爲聚斂者卽前之戚戚於中皇皇於外者也
豈不是不可以貧賤之人卽不可以富貴之人故人惟患
不賦性偏執耳賦性偏執視今之巧於通融者何如惟患
有市井態耳終歲不入城郭視今之術工壟斷者何如惟
患結交當道耳當道並無識荆視今之奔營公庭者何如
亦惟患不窮秀才若耳布衣蔬食猶然一窮秀才視今之
裘馬得意者何如此時而賦性偏執也則居官之日必不
爲輒熟圓融而爲忠肝鐵面可知此時而終歲不履城市
也則居官之日必不爲臣門如市而爲臣心如冰水也可知
此時而當道不識荆也則居官之日必不爲拜恩私室而

爲不阿權貴也可知此時而猶然一窮秀才若也則居官
之日必不爲貪賄黷貨而爲伯起四知劉寵一錢可知可
以貧賤方可以富貴此某所謂以此知有道之厚於策勵
堅於操持居鄉能爲法於鄉居官而能有造於邦家者也
噫某居官四年餘矣雖不能無媿無忤而富貴貧賤界限
稍明願與有道交勉之

說富貴貧賤關頭淋漓滿志皆是因其所自言而進之
末總結之曰可以貧賤方可以富貴士君子立身行己
界限正在此處宜深致思



<p>本草綱目卷之八</p> <p>正訃堂</p>	<p>...</p>	<p>...</p>
---------------------------	------------	------------

